

郑克强 总主编

赣文化通典

Ganwenhua Tongdian



诗词卷

Shici Juan

段小华/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文化通典

总主编

郑克强

副总主编

王德保 文师华 宋三平



诗词卷

主编/段小华

副主编/李精耕 邱美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赣文化通典. 诗词卷/郑克强主编;段晓华分卷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210-04998-2

I. ①赣… II. ①郑… ②段… III. ①文化史-江西省 ②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 IV. ①K295.6 ②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837号

书名:赣文化通典·诗词卷

作者:段晓华

责任编辑:陈世象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33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1/16 印张:32.75

字数:620千字

ISBN 978-7-210-04998-2

赣版权登字-01-2012-56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82.00元

承印厂: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说 赣(代序)

邵 鸿

南昌大学郑克强教授主编的《赣文化通典》即将出版。这部大书,是我期盼已久、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自1994年江西出现赣文化研究热潮以来,江西历史和文化研究成绩可观,《赣文化通典》是又一新的重要成就,可喜可贺!克强索序于我,盛意不能不有所应命。近年我写过好些综论赣文化的文字,特别是在《江西通史》导论中有较系统的阐述,似乎没有重复的必要。然而讲赣文化,不能不从“赣”字说起,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其实还有工作要做。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从辞源学的角度,把对“赣”字的两点认识写出来,命曰“说赣”,权充序言,为《赣文化通典》做一个开篇铺垫并向大家请教。

第一个问题,关于赣字的起源和演变。

因为资料限制,这一问题曾难以解答。

在传世文献中,“赣”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孔门高足端木赐,字子贡,贡在古籍里常写成赣或𨮒,赣有赐予之意,名字正相配合。赣也常用作通假字,借为愚戇、戇直之戇。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海内东经》:“赣水出聂都东山。”郭璞注:“今赣水出南康南野县西北,音感。”同书《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这两条记载不仅是先秦古籍中“赣”字的实例,而且公认是与上古江西地区有关的史料。从此,赣就和江西有了不解之缘。

但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却没有赣字。与之相当的,是𨮒字,该书卷六:“𨮒,赐也。从贝,赣省声。𨮒,籀文赣。”清段玉裁注云:“赣之古义古音,皆与贡不同。”因为依据有限,段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近几十年来,先秦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玺印、铭刻等考古材料大量出

现,古文字学界对赣字的认识有了决定性突破。从李家浩先生独具慧眼破解“上赣君之诨玺”开始^①,人们逐渐认识到,战国时期赣字有𡗗、𡗘、𡗙、𡗚、𡗛等形体,基本构造是从章、从欠、从贝,欠亦为声符。我们今天熟悉的赣字,实际上是“𡗙”、“𡗚”等形的讹变和俗体字^②。后来赣一直有两种读音,一读干,一读贡^③,应与此有关。在此基础上陈剑先生又发现,早在西周金文中已有赣字,作𡗛、𡗜等形,是一个会意字,像人以双手赐予玉璋,意为赏赐。后来右边的𡗛演变为欠,遂形成了赣字的早期形体“𡗛”^④。陈说得到古文字学界较普遍的认可,可以信据。由此可知,上古赣字字形、字音确不从贡,许慎录“𡗙”而非“𡗚”表现了大师的精审,但也有小误,段玉裁的有关见解则实属卓识。

近期我对古文字材料中的赣字做了进一步考察,得出的认识是:战国及秦代相关诸字出现较多(特别是在数量颇丰的楚、秦系简帛文献中),而“赣”字则尚未见^⑤。从已知材料看,“赣”字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中,用于子贡之名。可能抄写于西汉前期的定州汉简《论语》,子贡也有写作“子赣”或“子𡗛”(当为赣的异体)的^⑥。东汉碑铭中亦有实例,如《谯敏碑》及熹平石经《论语》^⑦。但汉代古文字资料中“赣”字实例相对很少,马王堆帛书里赣字多作“𡗙”、“𡗚”、“𡗛”等形,但“赣”仅上举一例;《汉印文字汇》共收入39个赣字,只有2个从贡,一作“𡗙”,一作“𡗚”;在诸多汉简及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简资料中,赣也绝大部分从贝而不从贡。总的来说,西汉以来伴随着隶书的发展,“赣”字出现渐多,但更流

① 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② 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 战国文字声系》下册,第1453—1455页;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第4041—4043页;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第517页;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第129—130页。

③ 如《集韵》赣江之赣读为古暗切,赣赐之赣读为古洞切。

④ 陈剑:《释西周金文的“𡗙(赣)”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⑤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一“𡗛”字,可能为“赣”字的或体,待证。另新出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中数见“𡗛”字,也很值得注意。

⑥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州汉墓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说明的是,该整理小组将简本中十余例子贡、子赣全部隶定为“子𡗛”、“子赣”,但据公布的部分摹本,实际多数也作𡗛、𡗚之形,只有个别从贡。

⑦ 据《隶释》卷十四《石经〈论语〉残碑》,“子赣”、“子𡗛”各三见。

行的写法仍然是从贝的“贛”、“𧮛”、“𧮛”等形。此外,“贛”虽已出现,但极少见(目前仅见一例,应为东汉之印)。

到魏晋时期,“贛”可能已成为普通写法,“贛”字也流行起来。曾经引起“兰亭序”真伪之争的东晋贛令王兴之、王闽之父子两墓志三见“贛”字^①,这是六朝使用“贛”字以及已知最早将江西贛县写作“贛”的实例。此后,除了少数学者(如唐代开成石经《五经文字》和宋代《广韵》的作者等),一般人已是只知有“贛”,不知其始了。

了解赣的本字和演变,不仅是解说赣文化的第一步,而且也有其他意义。比如由此可以更好地利用新出考古和古文字资料研究江西上古史,又比如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所见先秦两汉乃至更晚古籍中的“贛”或“贛”字,其实是后来抄刻而成,并非本来面目。因而,自刘宋刘澄之以来聚讼一千数百年的“章、贡成贛(水)”之说的确是不能成立的^②,反而是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先有贛水、后有章、贡的说法更值得重视。

第二个问题,以贛为江西简称始于何时?

江西称贛,无疑因为纵贯全境的贛江之故。贛水至晚战国已经得名,然而以“贛”代称江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问题向少讨论,近来翻检史料,发现这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汉初年,在今章、贡二水汇流处设贛县,属豫章郡。此后贛县归属屡有变更,隋唐以来属虔州,为州治。在很长时间内,凡言贛、贛人,均指贛县而言。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钟绍京,《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说他是“灝(贛)人”,新旧《唐书》本传则说是“虔州贛人”^③。又如苏东坡谪贬北归期间,与友人书信屡言“度岭过贛”、“候水过贛”、“已到贛上”,又有名诗《八月七月初入贛,过惶恐滩》,“贛”也都是指贛县和虔州州治之地。

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以虔为虎头不祥,改虔州为贛州。此后,“贛”更多的时候是指贛州(府)全境。试举数例:

①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東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② 刘说见《水经注》卷三十九引。

③ 类似的例子如《九江记》(《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王植新,贛人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廖)爽,贛人也”;同书卷二七六:“匡齐,贛人也”,其实说的都是“虔州贛人”。

江西(风水)之法,肇于赣杨筠松、曾文辿。及赖大有、谢世南辈,尤精其学。(《王忠文集》卷二十,《丛录》)

绍熙癸丑之秋,赣境大水,至浸于(信丰)县鼓楼两樟之间。(《夷坚志丙》卷一)

江西山皆至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故皆逆。(《朱子语类》卷二)

明正德十一年(1516),朝廷设“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定为南赣巡抚,下辖南安、赣州、韶州、南雄、汀州等府。清初延续,至康熙四年(1665)正式撤消。这一时期并延及清代中后期,“赣”一般仍指赣州府境,但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赣州与原从虔州分出、清代又同属岭北道(后改赣南道)的南安,在称谓上逐渐接近,“南赣”、“赣南”成为习语。因此,有时就有以赣代指南、赣情形出现。如《明儒言行录》卷八:“赣人性矫野,(王守仁)为立十家牌法,作业出入有纪,又行乡约,设社学,教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岭北风俗,为之丕变。”既云“岭北”,显然是指南、赣二府之地。又明《李友华墓志》:“(万历中)巡抚南赣……在赣十四年,威惠甚著”;《盛京通志》卷七十七《胡有升》:“(顺治五年)以总兵出守南赣……六年致仕,赣人思其德。”这里单言的“赣”,则是包括南赣巡抚辖区而言了。

尽管内涵逐步扩大,但直至清后期,“赣”一直只是局促于江西南部一隅,并未成为全省概称。历史上,江西的概称有豫章、江西、江右、西江等,元明时期随着江西行省的设立,也称江、江省,“江”成为江西简称^①。清代朝廷诏奏及官方文书中大量使用“江省”、“江境”、“江抚”、“江、闽”、“江、粤”等语,曾任江西巡抚的蔡士英有《抚江集》一书,说明清代仍然通行。

但“江”作为省称,易与江苏和黑龙江相混(清代两省也可称“江”或“江省”),因而最终未能持久通行,“赣”逐渐取代“江”成为江西简称。现在可

^① 如元人虞集《贡院题名记》:“夫江省,所统郡二十,多以文物称”;明欧阳铎《黄乡保筑城碑》:“赣,江省边邑也”;李振裕《与吉水王明府书》:“江省理学,海内所推”(以上引文均见同治《江西通志》的《艺文志》,该志类似例子很多,不俱引)。又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一《李邦华》:“今异增兵以扼险,江抚驻九江,赣抚驻吉安,以壮虎豹当关之势。”可见当时“江”、“赣”之别是明显的。

断言的是:清末江西称赣已经普遍流行。检《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脚注:南昌大学历史系内部资料本,2005年),最早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五日上海《集成报》转载《申报》“赣省西学”报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有“赣抚被参”、“赣抚李议复新整事宜折”、“赣试不停”、“赣出教案”等报道,从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西、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武昌、厦门、山东等地多种报刊关于“赣”省的报道多达60条,其后宣统时期短短三年亦近60条。复检《清实录》,咸丰、同治时期官方诏奏中“赣”仍然专指赣州或南赣,“江”则依旧为江西简称,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赣省”出现,以后不断增多,迄光绪末共计6处;《宣统政纪》涉及“赣”省之文激增,多达20处。承廖声丰博士协助检索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中档和军机档,情况和《实录》相似。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护理江西巡抚周浩就厘定江西营制章程上奏折中首见“赣省”,此后亦逐渐增多。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如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江西官报》已见“赣省”字样^①;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发生“浙赣铁路交涉”风波^②;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西铸造发行赣字款铜元;三十四年(1908)七月,留日江西留学生创办《江西》杂志,萍乡汤增璧作《警告全赣书》、《比较赣人与江浙人之对路事》、《赣事拾遗》等文^③;同年江西洋务局汪钟霖《赣中寸牍》印行,等等。这些例证均可证明,光绪末年“赣”称已极普遍,而且民间较公文使用要更早一些。不过应指出的是,清末江西“江”的概称并没有立即被完全取代,而是与“赣”并用,民国后才逐渐消失。

不言而喻,“赣”称的流行一定不始于光绪末年,而应有一个发展过程。但究竟早到何时,则还需要研究。《清史稿》有以下三条有关记载:

《列传》一五八《牛鉴传》:

“(道光二十二年[1842]耆英等)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略曰: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

《列传》二百七十七《王东槐传》:

① 《江西官报》当年第十四期载黄大燠、陈三立等人关于创办机器造纸公司的呈文,其中言及:“窃赣省土纸,实为大宗,而海关洋纸,日益进步。”

② 浙江同乡会当年在日本印行《浙赣铁路事件》一书(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对此有较详记载。

③ 参周年昌《汤增璧先生传略与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汤增璧》,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道光三十年[1850]奏言)若开矿之举,臣曾疏陈不便,顺天已停,而湘、赣等省试办,惊扰百姓,利害莫测。”

《列传》二百十《王拯传》:

“(同治三年[1864]疏言)拟请饰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殚竭血诚,同心共济。”

按说有这几条证据,本可以认为道、同间称江西为“赣”已渐流行。但鉴于以下几方面原因,我以为还有可疑。

其一,我翻检了很多咸同时期的史料,未见江西称“赣”确证;尽管说有易,说无难,特别是我的阅读面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同期史料当然还是太少,但问题是《实录》和档案材料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慎重了。

其二,我一度认为是同治年间江西称“赣”铁证的赵之谦文献被否定。同治十一年(1872)冬,著名学者和艺术家赵之谦到南昌,协助巡抚刘坤一撰修《江西通志》,光绪十年(1884)逝于江西。其间他在书信中多有谈及在“赣”情形,并有《赣省通志》部分手稿存于上海图书馆^①。但近询该馆有关人士,“赣省通志”四字非搢叔亲笔,而是民国收藏者的题识;而当下拍卖会上出现的诸多赵氏涉“赣”书札,权威的赵之谦墨迹集中不见著录,公认真品的赵氏书札只说“江西”、“江省”、“江右”、“豫章”等,因而疑点甚多。笔者特请教清华大学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邱才桢博士,他断然认为这些拍品全为低仿赝品。据此,以往著录中个别涉“赣”的赵氏书信,也就难为信据了。

其三,《清史稿》成书于民国,编撰者往往用当时语言概括史料,包括诏奏文字。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赣省义宁、新昌二州县交界地方,有黄冈山,久经封禁。”同年《江西官报》上刊登了奏折原文,详尽很多,但这一段内容相同,唯“赣省”写

^① 近年文物拍品中有不少涉“赣”的赵氏手札,如“弟自到赣以来,终日衙参,一差未得,暂居客馆,草草劳人”(西冷印社有限公司2009年春拍品,见博宝拍卖网);“到赣两年仅以志书一差,月薪不满四十,一家八口何以支持”(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春拍品,见同上);“拟于初冬往赣,为禀到候补之急务也。吾哥如有信致赣,可预书就弟便带去”(北京中汉2011年秋拍品,见中国收藏网);“贺太尊定于正月初十日接首府印,大得蒋公心,到赣总在二月初间,速则正月之杪”(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拍品,见博宝拍卖网)。又《悲庵手札真迹》上册亦有一札云:“到省数月,未获一差,日用应酬,支持不易。赣地之柴米,较吾浙价贱,惟房租甚贵”(民国十四年碧梧山庄石印本)。《赣省通志》稿本见《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1979年自印本,第289页;《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作“江西”。这显然是宣统年间实录馆臣综述奏折时做了改动。因而,《清史稿》的上述三条材料,也就值得存疑了。至少,《牛鉴传》一条明言“略曰”,说明经过作者概括而非原疏文字。

因此,江西简称为“赣”的约定俗成,可能还是光绪朝即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情。我推测清末民初“赣”逐渐替代“江”成为江西简称的原因,应与电报的应用有关。因为费用的昂贵使电报文字大量使用简称,并且要求精确规范,不易误解。鉴于电报在中国的流行正是187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一推测不为无据。我很希望,有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证明或证误我的观点。但显然,相比于许多省份,如蜀、粤、闽、晋、豫、皖、滇、黔、浙、陕等简称的确定均不晚于明代,江西称赣是很晚的事情,距离现在仅百余年。由此,“赣”也走完了它从小到大的历史道路。

搞清赣作为江西简称的时间也是有意义的,至少读古籍时可避免犯错。比如,我们不能把古籍中绝大部分的“赣”当作江西看待;又如在清代档案整理拟题或写文章时,将清初江西称为赣省、江西巡抚称为赣抚也属不够严谨。此外,以赣称来鉴别书画文物,则是一种辨伪的有效手段。

两点认识已如上述。以考据文章代替序言,似乎不合常规。但我想,上述心得对赣文化研究应有裨益,故而还是大胆写出,以供批评。同时我想说,对赣字的考察让我联想到:对于绚丽多彩、丰富深厚的江西历史和文化来说,不仅研究天地极为广阔,而且可能还有许多实属基本的问题仍待关注和解决。研究者需要更加脚踏实地,勤奋努力,细致深入,坚持不懈,才能把研究做到佳境,臻于一流。这是我所热切期望于南昌大学各位朋友的。

2011年最后一日于京华

引言

《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歌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华夏民族诗歌以《诗经》为源头，三千年源远流长，浩瀚泱泱，成为伟大之诗国。江西诗词，乃是此诗国的一片长青之林。

寻找历史踪迹的灰线草蛇，先秦两汉，江西，处于中原文化之外的这块红土地，似乎沉睡于蛮荒，但生育劳作于此的先民，一定是有诗歌的声音的，这声音或沉埋于地底，或消散于历史的天空。我们大致可以说，江西诗词滥觞于东汉末叶，惜时间浩远渺茫，没有留下任何创作的痕迹。直至晋室南渡，中原文化的浸入，给江西文学带来苏醒之契机，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出现，在江西诗词史的天空划出一道灿烂的弧线，这不仅是江西诗歌创作的初始积累迸发出的耀眼光芒，而且是中国古典诗歌此一时期最突出的表征，他的伟大人格精神与精湛的诗歌艺术一直为后人所景仰，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成了诗人们取法的典范。

从南唐迄于隋唐，江西仍处于中心文化的边缘地带，文学积累比较单薄，与周边区域文学的发展相较，江西诗词的生衍仍显得缓慢，若不是刘昫虚、綦毋潜、王季友、吉中孚、卢肇、郑谷分别点缀唐代初、盛、中、晚四期之诗词天空，人们几乎会遗憾于它的未免岑寂。初唐刘昫虚承继陶渊明以来的田园山水的清音。盛唐时，綦毋潜风格与刘昫虚相似，“江右诗人惟潜最着”（《赣州府志》），甚至有誉“綦毋潜以诗名唐，其文翰足以黼藻南邦”（《江西通志》119卷《艺文》张尚瑗《赣州名宦乡贤祠议》）。鄱阳人吉中孚，跻身中唐的“大历十才子”之列。宜春人郑谷，风格脱俗，清远悲凉，颇饶思致，“固亦晚唐之巨擘也”（《四库提要》）。从文献记载来看，江西诗人入选《全唐诗》总数位列中等，具有一定的实力。元代辛长房辑撰的《唐才子传》，收录江西籍诗人刘昫虚等18人。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收录天宝年间著名诗人24家，江西诗人就占3人，比例也不可谓低。况且自唐开国后，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如李百药、王勃、钱起、张九龄、孟浩然、张继、刘长卿、李白、白居易、颜真卿、韩愈、李德裕等，都先后仕宦或游历于江

西,在江西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在江西的政治与文学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江西诗歌的发展,影响了本土的文学新人。可知唐代是江西诗歌的发展初期,并非无可称述,在与中心文化的融会过程中经历了艰难而有成效的跋涉。值得注意的是,中晚唐时期,先后形成了三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作家群体,即赣北诗人群、赣东北诗人群与赣西诗人群,这既使江西诗歌创作在分布上所表现的地域性、特点进一步加强,显示了江西诗人的才华与风采,同时,江西诗人的家族性、群体性特征也已初露端倪。

两宋时期是赣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江西诗词也大规模地发展与崛起,进入鼎盛阶段。在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江西文坛堪称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光华四溢。据有关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文坛并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作家便有250多人;一部《全宋词》,收入词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词人便有174人,占12.46%,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位。在这众多的江西作家中,更有不少是全国著名的文坛旗手和大师,如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洪迈、杨万里、姜夔、刘辰翁、文天祥等等。江西作家群的凸现,为两宋文坛构筑了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区。南宋绍兴十年(1140),黄次山在《重刻临川文集叙》中就曾说:“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

两宋的江西诗作可谓才人层出,崛起特异。从精深博雅、稳健秀逸的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兄弟到瘦硬奇横、旷放超逸的黄庶、黄庭坚父子一门,家学渊博而别出机杼,南丰七曾、抚州二谢、新余二刘、临江三孔等羽翼其间,在蔚为大观的历代江西家族诗中力树高标,各放异彩。王安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独彰宋诗特色,暮年又为清巧小诗,更是精工婉转,含蓄隽永。黄庭坚主盟江西诗派,奇崛瘦硬,力摈轻俗,开一代风气,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创新和承袭并举,不仅达到了江西诗歌的巅峰,其辐射更超出地域与时代,对两宋及后世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欧阳修诗的畅达委婉、平淡超拔,杨万里诗的简易通俗、幽默活泼,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两宋诗坛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悲歌慷慨、情感激切的爱国诗歌,如同薪火相传,每在国家危亡之时,诗人以血泪和生命制成的如椽大笔记录下的救亡扶倾、风云板荡,都成了这个时代最能直摄人心的诗史。汪藻笔下所抒写的山河破碎、中原沦丧的满膺悲痛,胡铨笔下不畏权势、决不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同流合污的抵死斗志,文天祥的只手补天为国捐躯的孤忠大节,与三光同耀、天壤同久的浩然正气,世世代代都感动和鼓舞着每一个读者,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宋代是词这种文学样式大行其道的时代,一方面是在韵律意境中仔细耕耘的婉约词,另一方面则是风力独行、劲健超迈的豪放词。北宋时期的江西词坛出现了如笔致清新、词风深婉的晏殊、晏几道父子,或记富贵淡雅的太平景象,或写忠纯真挚的痴情,承

花间一脉,用心经营,以精巧而新丽的小令,成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冯煦《蒿庵论词》评晏殊语),而“千古不能有二”(谭献《复堂词话》评晏几道语)。又有题材多样、自化风格的欧阳修、王安石。欧阳修一方面以艳词情笔取胜,另一方面则将人生阅历尽融词中,尘海宦波,怀古感旧,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和抒情功能。王安石词作虽然不多,却精丽绝俗,气象高远,一阕《桂枝香·金陵怀古》兴亡咏叹,独冠今古,在大家叠涌的北宋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南宋的江西词作也可一分为二而论。一是受辛弃疾影响的爱国词派,一是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词派。辛弃疾客居江西二十多年,以其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影响了大批江西词人,形成了江西爱国词人群。这些词人作品,慷慨激昂,处处流露出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以及对奸佞误国的愤懑,奏响词坛上的英雄之歌。如辛派健将刘过,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豪肆矫健、想象奇特,其鼓吹抗战北伐的作品“感时抚事,血泪迸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的格律派以姜夔为代表,引诗济词,并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创新的法度之中,着力表现一种清幽冷隽的意境,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同时又以注重锤炼、讲究瘦硬峭拔的江西诗风入词,间以刚劲,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词风,在词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南宋晚期的凤林词派的刘辰翁等人,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又延续了格律词人以精工深挚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而其中又绝大多数为江西籍,抑更不失为宋代江西词坛的精致结尾。两宋江西诗词的作家群体英才杰出而数量众多,且由唐代的相对集中发展为赣北、赣中、赣东、赣南各地都涌现了大批优秀的诗人,有宋一代,可谓是江西诗词发展和壮大的黄金时期和激荡人心的高潮时期。

元代的江西诗词以号称“元四家”中的虞集、范梈、揭傒斯为代表,其中虞集成就最高。他们的诗作大体以唐人为宗,亦有宋人风格,主要追求词采的雄丽、语言的工整及音律的协和,较之宋代江西诗词,已大为消减个性的张扬和纵恣,但屈指元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不能不以此三家为标的。其中虞集的典雅精切、沉雄老辣,范梈的豪宕清迥、刻峭洗练,揭傒斯的清丽婉转、别饶风韵,都在追摹前人中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色彩斐然的“悍而苍”、“近而肖”和“鲜而丽”(胡应麟《诗薮》)的独特风格。在三大家之外,其他如刘崧、熊朋来、程鉅夫、吴澄、刘将孙等,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也在整个元代诗坛上较为引人注目。元代的江西诗词创作,虽较宋代有所衰落,但亦保持了鲜明的个性,传承了江西诗词历代相因的部分特色。

明代江西诗坛在整体尊唐袭旧的时代风气下,难以产生有重大影响的诗人,但也自有其可称道处。明初代表人物为刘崧,受乡贤虞集、范德机、揭傒斯等影响最深,标榜唐音,直接导致稍晚台阁体的萌生。其诗“大抵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

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阁体创始者杨士奇历任四朝内阁大臣,为太平时期宰相。江西诗坛一贯的平易自然之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因此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世冗卑而不振。”台阁体虽多应制、应酬之作,但是其辞气安雅、纤徐平和的风格正好反映了明代中前期生产的恢复、社会的稳定。在明代的台阁体诗人中江西籍占大多数,故有人将其明代台阁体看成是江西的文学流派。当然,这一时期不入台阁的江西诗人如解缙、梁潜、陈诚、曾荣等,他们诗歌的雄放清丽、疏放飘逸、隽静浩瀚为这个时期的江西诗歌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台阁体的影响之下,整个明代中期,江西诗坛都处在一片平正雍容和袭蹈当中,故当前后七子复古革新之时,笼罩在江西诗坛之上的是沉闷的理学空气。直到文学巨匠汤显祖的出现,才一洗江西诗坛的颓势,其深婉绵邈、清丽幽雅的诗风,情辞兼美且直入人心,得到了陈田、钱谦益等评家的肯定。明代末期,随着大厦将倾的颓荡时局裹挟而来的如晦风雨,江西诗坛上也出现了一批气体高洁的爱国诗人和遗民诗人,如李邦华、黄端伯、杨廷麟、陈弘绪、王猷定等,为明代的江西诗坛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词在有明一代都处在一个衰落低沉的阶段,明代的江西词人,可圈可点的有风格冲淡自然的梁寅、明艳秀丽的聂大年、绵邈婉约的曾灿等。纵观整个明代,江西诗词的创作较元代的萧索已有较大的恢复,呈现出一种可喜的中兴之势,然而随着台阁体的走向衰落及心学在江右大地的传播繁盛,总体上又逐步式微,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有清一代,华夏诗词出现新一轮崛起浪潮。而据《晚晴簃诗汇》所选录,全国诗人6082人,江苏1270人,江西不足300人,显见力单势薄。然而,细理这一时期三百年诗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经历了前期的一段沉寂之后,清代的江西坛站潮涌,巨擘才人并世而出,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辉煌的时期。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被乾隆帝赏赞为“江右二名士”之一的彭元瑞,有“诗佛”之称的吴嵩梁,诗骈俱佳的曾燠,构成了清代中期江西诗词复兴的领军阵容。他们的诗词或感事讽世,或独抒心意,无不才力精绝而兼综众美。其后的高心夔、文廷式,更是别出手眼,鼓怒风云,寄慨遥深,感时忧世作时代之悲歌。及至陈三立,以“今之苏黄”的历史使命感,重树江西诗派大旗于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奇劫中,蒿目时艰,以诗明志,正人心,成“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胡先骕《读散原诗漫记》)的一代诗史。羽翼在他周围的华焯、胡朝梁、王易、杨增莘、李瑞清、夏敬观等人更是成为晚近江西诗词创作的中坚力量。而他代表的陈氏家族诗,更是江西家族诗历百世而不绝的强音。延至民国,中西贯通的江右学人更是将现代思想融入古老的江西诗词中,为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活力。清代、近代江西诗词在传统的消长、文化的碰撞中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却随着新时代的建立而不断

发扬光大。试看今日,活跃在赣鄱大地的诗人词人,哪个不曾从宏富博大的历代江西诗词中汲取过养分和灵感,又有哪个不以传承和振兴历千百年而生生不息江西诗词为光荣和己任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诗。以地域为范围,深入探讨此地之诗歌起源与历史渊流,总结其特征与成就,始肇于二千年前的班固《汉书·地理志》,其中分析《诗经》十五国诗歌之风貌,归结到歌诗与地域文化的涵育发生之关系,具有椎轮草创之功。嗣后《北史》作者李延寿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简明扼要辨析地域文化对诗歌风格体气的影响,亦被文学史屡屡征引。江西近代著名文史学者汪辟疆更是以宏通的气度、独特的视野,专以地域论诗歌,撰《近代诗派与地域》,在“闽赣派”一节中,精辟论述道:

闽赣二省,地既密迩,山川阻深,冈峦重叠,亦复相肖。且文化开展,并在唐后,而皆大盛于天水(宋)一朝。文士摅怀,有深湛之思,具雄秀之禀,所谓与山川相发者,非耶?

虽是从诗歌流派角度将闽赣二省并提,却揭示出江西诗歌的历史脉络与地域性特征。

其一,江西诗歌具有家族性、群体性特征。考察分析江西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各个时期的主要人文成就与事件,大多具有家族群体的形式,往往以家庭宗族为核心力量,或父子相承,或昆弟比肩,或族姻聚联,甚或数代承传,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这是江西人文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江西人文传统的重要特征。区域文化的特点,反映到诗词创作中,一部江西诗歌长卷,清晰演示出家族与人才生成的关系、思想浸润与文化传衍的关系。《赣文化通典·诗词卷》力图对这一特殊地域人文现象作出客观公允的阐释,从而揭示江西诗词总体精神的丰富强盛之内涵。

其二,江西诗歌具有始终旺盛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敢于开风气,树新派。陶渊明诗的田园之风,标千古隐逸之宗,当时昭明太子即称其诗“独超众类”“莫之与京”;以黄庭坚为旗帜,领袖群伦,左右宋代诗坛并影响至清的江西诗派;以二晏一欧为发端,中经姜夔,绵亘直至晚近文廷式的江西词派;元代诗歌号称“四大家”,江西占了三家;明初,以江西杨士奇为首的“台阁体”;清中叶,蒋士铨、吴嵩梁等人,各标独异风韵,蒋氏名入“江右三大家”,吴氏是为乾嘉间“二杰”之一;晚清“同光体”领袖陈三立,是清诗的骠骠殿军。此外,半山体、诚斋体、“清空骚雅”的白石体,枝枝卓秀,宏观华夏诗国,江西诗词,代领风骚,殊不多让。

其三,江西诗词具有得天独厚的鲜明风格,可谓本地风光,“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也(《文心雕龙·物色》)。无论个体的创作风貌是怎样的形形色色,今人从纵观的诗与词来看,也不难得出超越性的共性印象。简言之,江西之诗,禀得山岳之雄秀,无论是陶渊明的朴素自然,还是王安石的粹拔,无论是黄庭坚的瘦硬奇崛,还是杨万里的活泼生新,都以思力深、意味永见长,雄健中不乏隽永之秀,当得“雄秀”二字。江西之词,则摄得江河之深秀。以二晏发轫,脱胎于花间南唐,中经姜夔之清空骚雅,归结于文廷式的沉郁秀挺,彰彰本色,无不具深婉幽窈之美。要言之,二者皆得力于“深湛之思”,遂使“匡庐、鄱阳之灵气,磅礴郁积,发泄无余”(陈宝箴《与江西沈中丞书》)。

其四,历来江西人非常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传统,开全国风气之先。编辑地域性诗词集,发轫于元代庐陵凤林书院所编《名儒草堂诗余》,所收大多为宋末元初吉安地区词人词作。明代有韩阳编的《皇明江西诗选》10卷,辑选明代诗家89人作品1190首。清代编集成风,如曾燠《江西诗征》94卷,收录作家2000余人。诗作10000多首,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江西诗歌文献。另辑有《江右八家诗》8卷。史简《鄱阳五家集》,收宋元明鄱阳人诗词集五种附二种;郡邑诗歌文献有清胡友梅《庐陵诗存》、民国初年魏元旷的《南昌诗征》、裴汝钦的《清江诗萃》。诗话诗评类,有明代郭子章的《豫章诗话》,开创中国第一部地域性的诗话。还有裘君弘的《西江诗话》12卷,所论之诗人,概为江西籍400余人。征文献之脱误,补志乘之遗漏。黎川杨希闵撰《乡诗摭谭》20卷,评述了晋陶潜以来江西籍的340位诗人,对历代能诗而名不甚著者,均有所记。李紘作有《南园答问》,专论江西人文与学术。以上种种,共同为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遗产和文献依据,允开研究之先河。

江西诗词,因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不尽平衡,也因为各小区域发展的不尽平衡,所以《赣文化通典·诗词卷》的篇幅安排也就不尽平衡。例如,晋以前是江西诗词萌芽时期,存世诗歌文献稀少,晋以陶渊明诗歌为代表,他作寥寥,承上启下,导夫先路尚有唐诗歌,所以与唐总为一编,名“晋唐诗歌”;而宋、元时代是江西诗词的繁盛期,大家星灿,佳作迭现,所以宋元诗词分为上、下编。明、清诗词各有千秋,发展大体平衡,各为一编。至于近代诗词,本当辟专编介述,基于学界对这一时期界定尚存争议,一些作家的诗词创作同时跨越现代甚至进入当代,且作家特多,诗词别集文献尚未有全面搜集与整理,所以只就成就突出、地位重要之数位作家作专章论述,亦归入清代编,作为古典诗词乐章在文学大转型时代的回响。

女性诗歌创作可谓源远流长,但能在文学历史长廊上留下芳迹的却寥若晨星。盖“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诗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

(沈善宝《名媛诗话自序》)。妇女诗人在中国的出现,据现有文献记载,似乎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涂山氏之女和有莘氏之女。清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也不乏有诗词才华的女性,至清代,随着封建礼教的渐衰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诗人数量猛增,女性诗词始出现发展高潮。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现代以前的女作家共有4000余人,其中清代就有3500余人,可知女性诗词史之波澜,“琼闺之彦,绣阁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易顺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江西女性诗人,据魏向炎先生所考,最早的是唐代江西波阳县籍户部侍郎吉中孚之妻,有《拜新月》等篇。之后数量慢慢有所增加。据目前统计,唐代5人,宋代13人,元代3人,明代13人,到清代始出现较多的女性创作。她们的作品大多散见于方志以及各类收集女性诗词的资料中,极少有成集留存的。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江西女性诗词数量很少,她们当中一些人的生平也没有准确清晰的记载。然而,就从这些仅存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窥探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绝代才华,值得我们格外珍视。理所当然,诗词史上应有她们的声音与身影。

赣诗歌,是赣文学的主支,而赣文学,是赣文化的一脉,诗歌史,作为赣文化的支脉,自然受大小区域政治、经济的影响,自然与社会、哲学、宗教等精神领域密切相关,但在这专门的卷帙里,毋庸赘述江西是释道的发源与传播之地,毋庸论及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对文学的推动与制约,也毋庸论及宋明理学以及兴学兴教的书院风尚,与这些外在条件相较,我们更关注“诗歌文本”“诗歌事件”,同时,绝不仅仅视其为单纯的史料,我们更关注其自身独立的生命。因此,本卷试图对江西诗词有史以来直至清末民初的文献进行梳理,作历史之回顾、整体之鸟瞰,把握其发展脉络,揭楮其各时期成就,使后来者得窥渊流,知吾江西诗苑疆土曾经的衰微与繁盛,知世代诗词家们在这块土地的辛勤耕耘与收获,触摸江西诗词长青之林的主干与枝叶,贴近乡邦前贤世代共同书写的心灵史,这就是《赣文化通典·诗词卷》的良好愿望与主体构思。代更时迁,江山依旧如画,人物不尽风流,其诗词遗产“绚烂若星斗,流峙如河岳,黄钟大吕,音律铿锵,响彻霄汉之表者,历千古犹一日,曷以存歿有间哉,共播今而传后者,宜矣”。(李奎《皇明西江诗选序》)